

外国文学艺术家传记丛书

[美]查尔斯·海曼 著
谢榕津 胡思旅 译

绵绵银幕情

——凯瑟琳·赫本的一生



7.1257

绵绵银幕情

——凯瑟琳·赫本的一生

〔美〕查尔斯·海曼 著

谢榕津 胡思旅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KATE
The Life of Katharine Hepburn
by Charles Highman

根据斯美国图书公司 1982 年增订本译出

绵绵银幕情

——凯瑟琳·赫本的一生

〔美〕查尔斯·海曼 著

谢榕津 胡思旅 译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185,000 插页 4

1987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1987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书号 10228·182 定价 2.35 元

ISBN 7-5039-0065-2/I·42



四次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凯瑟琳·赫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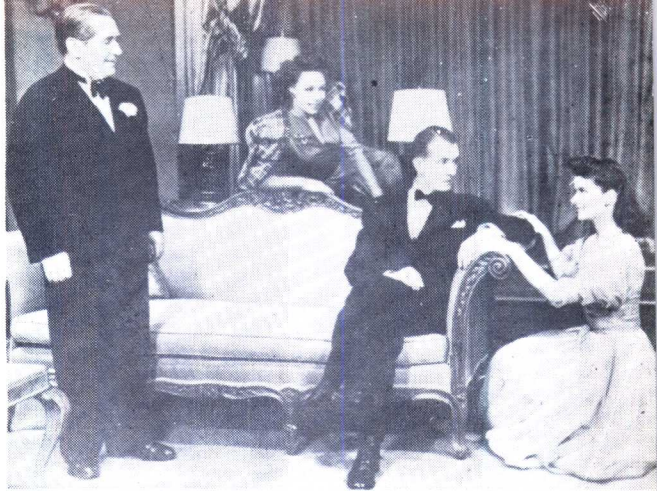
年轻时代的凯瑟琳·赫本

银幕上和生活中都是
情侣。凯瑟琳·赫本与著
名男演员史宾赛·屈赛



凯瑟琳·赫本
(左二)在影片《小
妇人》中的表演引
起轰动

凯瑟琳·赫本
本(右一)演出的
话剧《没有爱情》



话剧《费城故事》使凯瑟琳·赫本
(右一)东山再起。据此改编的同名影片
片使她获得奥斯卡奖第三次提名

凯瑟琳·赫本在影片《牵牛花》中
的表演使她第一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女
演员奖





凯瑟琳·赫本在影片《谁来赴晚宴》中饰母亲。她因此片而第二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影片《冬天的狮子》中王后一角的出色表演，使凯瑟琳·赫本第三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凯瑟琳·赫本与著名影星亨利·方达、简·方达父女在一起拍摄影片《金色池塘》，她和亨利·方达分获奥斯卡最佳男、女演员奖。她已是第四次获奖了

序

在四十年代，有一次，米高梅电影公司那位权势显赫的老板路易士·B·梅耶曾在凯瑟琳·赫本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你这是干吗？”她以那种“你怎么敢碰我”的神气，操着纯正的新英格兰女教师说的英语，厉声问道。

“我只是想吻一下布拉尼城堡的石头。”①梅耶回答说。

首先立此存照：我从未吻过凯瑟琳·赫本。

但是会见她就好像吻布拉尼城堡的石头一样。

我们曾经花了整整两个下午作了两次长谈，一次是在1973年底，另一次在1974年初。在这两次长谈中她叙述了自己的全部经历。第一次会见是在好莱坞西部她那安置着皮革家具的舒适的别墅里，当时我是代表《纽约时报》对她进行采访的。这是一个阴冷多雾的下午，她亲自来开门，先让我看了看她的圣诞节花环，才让我在壁炉旁坐下来。她

① 在英美相传，谁吻了爱尔兰布拉尼城堡的石头便善于花言巧语。——译注

自豪地指给我看那花环的叶子编得多么精致复杂。她在银幕上经常扮演怨天尤人、精力衰竭的老妇人，因此，当我看到她仍然象个年轻姑娘那样朝气蓬勃、双颊因日晒而红润、动作敏捷准确、身材几乎和三十年前她拍《费城故事》时同样苗条，心中甚感快慰。

这是一次极为精采的会见。她叙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所受到的教养、她在好莱坞的生活，和她对心爱的史宾塞·屈赛的仰慕。她虽然已经六十四岁，但仍然象一个《坐在壁炉旁的爱丽丝》^①。她具有康涅底格州贵妇人的优美轮廓，精心雕铸的颧骨、罗马贵族式挺直的鼻子。她的思路敏锐得足以挫败任何自命不凡的人。只有那双似乎蒙上一层迷雾的灰蓝色的眼睛和颤抖的嘴唇才泄露出她心中的悲痛，尽管史宾塞·屈赛去世已有多多年。她虽然还象橡树那样坚强，但毕竟是深受创伤的人了。

她喜欢我所写的采访报导，并给我写了一封美好的短信，说这是她能够读完的关于她的少数几篇文章之一。她异常谦虚地写道：“我必须承认你把我描绘得极为迷人。”有哪一位作家，无论他是多么愚蠢，能够不这样描写她呢？

我又写信给她，说我想写一本关于她的书。几星期以后，她把我叫去，告诉我说她自己正在写自传，叫我不必动

① 《坐在壁炉旁的爱丽丝》是苏格兰著名剧作家詹姆士·马休·巴里爵士的剧作。——译注

笔了。我们又美美地谈了好几个小时，当我准备离去时，她说：“你是不是仍然要写这本书啊？”

我回答说：“是的。”

“那么好，我帮助你。我希望你不要写出任何真正的好东西来，这样会影响我的自传的。但是如果有谁不愿你去采访，叫他们打电话给我，我会说服他们的。”

“书写出来以后你要看吗？”

“不，不，不，不，不！我最讨厌看关于我自己的文章了。我读你在《纽约时报》上登的关于我的文章是一种蛮勇，因为我们很幸运一块度过了一个极有趣的下午。可是要看一本书？啊，上帝！不看！”

“你不喜欢读关于你自己的文章吗？”

“我无法忍受。加·凯宁写的那本书^①我连提都不愿提起。我不愿想起过去，认识我的人几乎都死了。你写这本书可真够苦的了，没剩下什么人可找了。”

“我有一张二百人的名单，要念给你听听吗？”

“我不信，你骗人！说两个名字我听听。”

“维克托·希尔曼和莎拉·Y·梅森。”

“啊，我的上帝！影片《小妇人》的改编人！他们还活着吗？”

“活着，并且要我向你问好。他们住在好莱坞的一座古怪的老房子里，吊灯上满是蜘蛛网。”

① 《屈赛和赫本》，加森·凯宁著（纽约海盜出版社，1971年）。——译注

“他们挽救了《小妇人》！”

“还有莉莉·麦圣哲，她还是你第一次试镜头时的导演哩。还有锡德·希科克斯，《离婚契约》的摄影师。还有乔·鲁顿伯格，他给你摄影时设法不让观众看到你的脖子……还有……”

“你敢再说我的脖子。嗯，还有谁？”

“约翰·比尔，你在《小牧师》里的男配角。他当时就怕你，现在还怕你。”

“你不该把这事告诉我！”

“还有你所有的导演、助理导演，和你配戏的演员们，你的化妆师们，你的摄影师们，你的服装设计人员，你的朋友！”

“停，停，停，停，停下来！够了！我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她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你出去时留神那台阶！”

年逾花甲的凯瑟琳·赫本仍然是精神奕奕、地地道道的凯瑟琳·赫本。如今她仍然喜爱着她开创事业之初所喜爱的朋友，并且住在多年来一直居住的几所房子里：纽约市龟湾东四十九条街上一幢带有狭长楼梯的美丽的白色楼房；康涅底格河口老赛布鲁克附近一所名叫凡维克的可爱的夏季别墅；好莱坞史宾塞·屈赛的旧别墅。她和以往一样，还是那样喜欢指手画脚、指挥别人、压倒别人；还是那样善良滑稽、乐于争论、使人着迷。有时她就象个圣人，悄悄地做好事，对同代人表示敬慕，过着全心工作、忠于知己的简

朴的生活。有时她却象《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红色皇后一样，成了一个令人发狂的牛虻式的女人，到处乱刺乱戳。

我对她一见钟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若要会见电影明星就象会见皇室贵族一样：一个女仆引你进入一个宽敞豪华的、显然由库纳德白星邮轮公司装饰的会客室；然后必须等待一会，等待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这位明星的商业地位，这时他或她估计正躲在附近的一间房间里，一面看表一面盘算那一年赚了几百万。然后这位明星进来了，不是从楼梯上下来，就是通过一扇法国式落地长窗，犹如走上舞台，身后跟着一位经纪人或新闻代理人。当明星坐在你右边时，这位经纪人就坐在你左边。他们很少会给你任何饮料，甚至一杯白水都不给。当明星的话刚涉及一些稍带争议性的事情，新闻代理人马上就把话题岔开，转到足球或洋蓟的价格上。你必须恪守一条重要规定：除了这位明星以外，不要提及其他人，尤其是你自己，否则这位明星的目光就会变得呆滞无光。

但是凯特就不一样——至少可以这样说。她亲自来开门。她请你吃丰盛的下午茶点，用银制器皿盛着各式各样的蛋糕、饼干和夹心饼。如果碰上圣诞节，她会请你观看她的圣诞节花环。如果天气好，她还会带你出去在好莱坞水库一带散步。她除了她那瘦骨嶙嶙的英国秘书菲莉丝·威尔本以外，不要任何人参加。最奇怪的是她连一个新闻代理人都没有。

她用她那绝妙的声音谈话，一种唐老鸭①和小提琴混合的声音。她的语汇中充满了惊叹词：“真棒”、“真惊人”、“真大啊”和“多么令人兴奋。”她全身干净利落、双颊红润，蓝灰色的眼里既带幽默又含哀伤。她看上去就象她那会客室一样光滑舒适。她那柔和的目光停留在：擦得闪闪发光的铜制器皿上，在她自己画的清淡恬静、引人遐想的古巴风景画上，在四周墙壁满排着的好书上，在古老的木制桌子上。她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位新英格兰的家庭主妇，严峻而慈祥，令人望而生畏。她和多萝西·珀克对电影明星所下的定义相距甚远。珀克所下的定义是：一位戴着长长白手套和钻石手镯的妇女，手心托着一个咬掉了一口的硬面包圈。

凯瑟琳是自由女神，也是伊莉诺·罗斯福②和幸运女郎。她是美国理想的化身，象征着纪律、魄力和清教徒道德。她从出世的那一天起就已得到了解放。她是与众不同的。

她就是凯特。

她可能永远也不会读这本书，但它却是我献给她的赞歌。

① 唐老鸭是美国卡通片中一位固定的人物。——译注

② 伊莉诺·罗斯福是美国作家和演讲家，也是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译注

鸣 谢

凯瑟琳·赫本是我生平第一个采访对象，那时我才八岁，是跟着我的教父吉尔伯特·弗兰考一起去的。我的教父是《克里斯托弗·斯特朗》的作者，凯瑟琳·赫本拍摄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我问教父：“她怎么这么吓人啊？”他回答说：“因为她是龙卷风啊。”

三十年后，当我又回过头来撰写我第一个采访对象生平事迹时，我感到这是一次极为愉快的经历。我不但和她本人谈了话，而且还通过她的热情帮助和许多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吸引人的人物谈了话。这些人都是她的朋友和同行。我永远也忘不了劳拉·哈丁，她带着那种见多识广、痛快直率的神情，坐在她那虽然零乱却颇雅致的比克曼大厦公寓房间里，房里有一个女仆正在用真空吸尘器到处嗡嗡地吸尘。还有乔治·顾柯，他目光炯炯似乎能洞察一切，他在强调某一点时下颌向前伸，他的话音高亢而锐利，是一个思想活跃才智出众的人，是一个强悍有力而又极端谨慎的人。潘德罗·伯尔曼阴冷忧郁而矮小精悍，精明强干而又仁慈可亲，说起话来声音尖利刺耳，完全是一股经理腔。粗鲁而朴实的助理导演艾迪·基利，以孩童般的惊讶

神情观看着凯特^①的照片。乔尔·麦克里高大而可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牧场主。

我喜欢陶乐赛·阿兹纳，也就是格特鲁德·斯坦尼希，她性格温顺，住在一幢坐落在一片沙漠中央的凉爽雅致的房子里。维克托·希尔曼和莎拉·Y·梅森均已是耄耋之年，住在一幢布满蜘蛛网和腐朽古董的房子里。还有纤细而弱不禁风的莉莉·麦圣哲。

此外，还有非常严肃颇善思考的乔治·史蒂文斯，他那惊人如岩石般的面庞，布满了显示智慧和痛苦的深刻皱纹，说起话来缓慢而深思熟虑，在贝弗利山旅馆马球休息室里那人声嘈杂的环境里，几乎成了低声耳语。英俊而温文尔雅的弗莱德·麦克默里坐在一间到处摆着铜器、铺着擦光印花布的房间里，他的妻子琼·黑弗边跳舞边进屋里来，嘴里还唱着她的一首福斯音乐剧歌曲。安德丽娅·利茨仍然是当年《后台入口》里那悲哀的迷人尤物，在她那棕榈泉首饰店里接待我。霍华德·霍克斯活象一尊柚木刻成的雄鹰。还有那挑剔讲究聪明谨慎的阿米娜·马歇尔。

精明而深沉的伊利亚·卡赞；干净利落的丹·托平；好激动的美籍意大利天才弗兰克·卡普拉；可爱的狗熊般的克拉伦斯·布朗，他已八十四岁高龄，却走了近一哩路到他那荒凉的乡村俱乐部大门口来迎接我；机敏风趣的亨利·埃

① 凯特是凯瑟琳的昵称，凯瑟琳·赫本的熟人都称她为凯特。——译注

弗伦；审慎而幻灭的约翰·豪斯曼，他有一副我从未见过的极为忧郁的眼睛；热情紧张令人震惊的斯坦利·克莱默；迷糊而风趣的詹姆士·史都华；高大而愉快的艾利·兰道，什么细节都逃不过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又瘦又高的托尼·理查森，高高的额头，对一切都投以惊讶多疑的眼神；迈克尔·班奈特，紧张有力，就象是一根竖琴的弦。他们使我在这次写书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迷恋之情，从而使我理解到一个小小的真理：伟大的人们往往使那些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也带上了一丝伟大的色彩。我可以用劳拉·哈丁的一句话来概括，因为她比谁都了解凯特。当我提及劳拉·哈丁和凯特曾乘坐莫洛堡号轮船从迈阿密到墨西哥，几个月后这艘船在海上失火了，几百人因此而丧生时，劳拉说：“也许是凯特留下了一颗火星。”

为了写这本书，我采访了无数名人，在他们当中，最特别的莫过于杰德·哈里斯了。他是三十年代百老汇剧坛带有传奇色彩的“神童”，如今老一辈的剧坛人们谈起他的《头版》和《百老汇皇族家庭》来，仍然带着谦虚的崇敬心情。自从他在1947年和巴西尔·拉斯本和温迪·希勒一起上演了名噪一时的《女继承人》以后，就没有上演过什么重要剧目；他似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人都认为他想必已经去世了。往他以前的旧住处写的信都毫无答复地给退了回来，追踪到佛罗里达的一个小镇的线索又最终失败了。戏剧公会不知他在什么地方，连象约翰·豪斯曼和伊利亚·卡赞这样忠诚能干的人都提不出任何线索。当我正打算放弃

对他的追踪时，剧坛老人琼·达尔林波说，她认识一个人和哈里斯仍然保持联系。这人就是泼莱斯顿·斯特吉斯当年的得力助手、昔日的剧坛经纪人查尔斯·阿伯拉汉森。他的确知道哈里斯的下落，住在大西洋城，他同意安排会见，但是条件是我付五百美元。虽然我从未为采访而付过钱，但是这个大好机会是万万不可错过的，因为哈里斯是赫本最大惨败的戏《潮》的演出人，而赫本本人也一再催促我去见他。当我告诉人们我将要会见这位大人物，好几部小说的主人公，其中包括《萨克逊魅力》时，他们都深表敬畏，有一个人还问我是否装备齐全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指我把情况都摸透了？”他回答说：“不是，我是说你是不是带了手枪。”

当我在旅馆房间里接到电话，说哈里斯就在楼下门厅里等我时，我有那么一刹那的恐惧感，结果当然证明我这种感觉是对的。当我到达门厅时，我在好几百名参加各种会议的人中间，一眼就看见了哈里斯。他高高的身材，穿着一身参加丧礼的黑色衣服，怒气冲冲地带着戏剧性的威胁神态。他那对戴着遮光镜的眼睛既不露神色而又冰冷锐利。他一开口就长篇激烈地对我所住的旅馆大加指责，哀叹它已失去昔日的光辉。采访以他的激烈独白开始，对赫本大加贬损，在他这种独白过程中，他往往对任何问题都不加回答。有好几次，他狂怒得站起来朝大门走去，但是想到了我所付的钱才又重新坐了下来。很幸运，我事先已经有所准备，把钱放在他的经纪人处，只有在我得到了满意的采访以